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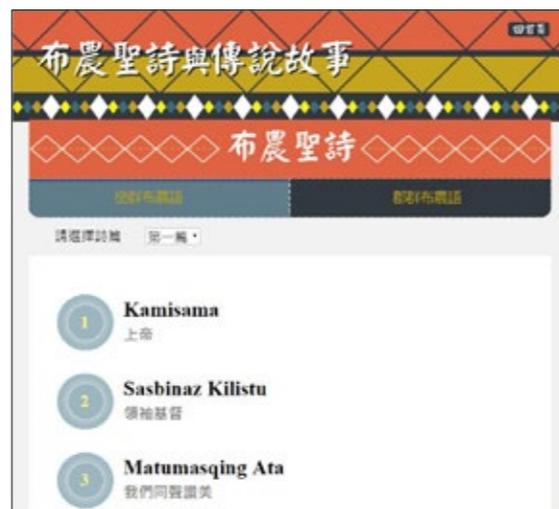


2004年的時候，我在南庄鄉東河國小聽到小朋友練唱祭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聆聽到台灣這塊土地上自千百年前流傳下來的語言。之後的十多年間，有幸聽到許多不同族群的聲音，也才漸漸地瞭解到，我們的原住民族語，是如此的豐富多元。我或許有幸在祭場邊聆聽一段深沉哀怨的祭歌，或許有幸在火堆旁聆聽一段遷徙的史詩，或許有幸在山林裡聆聽一段歌唱小曲，這些聲音帶給我的感動，每每都讓我不禁問自己：如何記錄這樣的聲音，如何延續這樣的感動。這些聲音裡承載的美好，會在變遷的社會中找到新的形式，新的生命，還是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被遺忘在過去。

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

母語的學習，並不存在特定的方法。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的講說，在那個母語環境中成長的幼兒，就自然學會大人的語言。一個在

火堆旁述說的故事，經過人們代代口耳相傳，就形成了傳說，形成了文化，形成了族群。傳統的生活形態快速地改變，母語傳承的環境也快速崩解，母語的傳承開始走入了學校的教學，這時候我們應該用「母語」的方式來學



布農聖詩網站。

族語教學 教具的研發

民族語教育教具の研究開発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Teaching Aids

文・圖 | 劉宇陽 (台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副教授)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想像一個在完全母語環境下成長的幼
童，在7歲之前，他的語言沉浸時數
很容易達到2萬小時左右。如果我們
在幼兒園或師徒制，每天4個小時的
母語沉浸，每週5
天，則2萬小時的
沉浸需要20年才能
夠達成。



習，還是用「第二語言」的方式來學習，相信這是令大家困惑待解的問題。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推行沉浸式族語幼兒園、瀕危語言師徒制等措施，看起來這是「母語」方式的學習。然而，幼兒園能夠沉浸的時數有限，並不容易真正創造出母語環境，再者小朋友回到家中，年輕的家長能夠講說的母語可能有限，是不是能真的看成是母語式的學習，仍有待商榷。在瀕危語言的師徒制施行，由於師徒之間都已經有共同的語言，也就是華語，這時要再重新用沉浸式的方式來學習母語，勢必有其困難度。想像一個在完全母語環境下成長的幼童，在7歲之前，他的語言沉浸時數很容易達到2萬小時左右。如果我們在幼兒園或師徒制，每天4個小時的母語沉浸，每週5天，則2萬小時的沉浸需要20年才能夠達成。這個計算顯示出一個令人傷心的悲觀數據，似乎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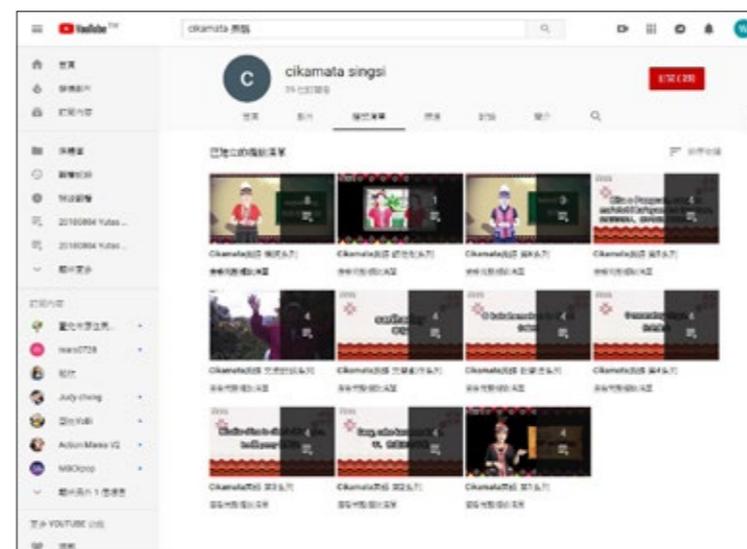


布農聖詩網站內容。

母語學習是不容易達成的。那麼，我們在各種教學中，使用「第二語言」方式學習的情況如何呢？在各級學校裡，我們是不是有一套系統化的教材、教學方式、評量方式呢？如果一個教學系統不存在，教師上課只是各憑本事發揮，相當於說我們不要借助第二語言學習法已經發展出來許多有效率的方式，又要回到母語沉浸的方式。這2個方式的思考，當是解開族語傳承的首要問題。如果我們要母語式的學習，那麼我們需要打造一個母語環境，並提供充份的高階閱聽素材，如：電影、小說等。如果我們要第二語言的學習，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系統化的教材，清楚剖析語法規則，需要建立一套標準化的教學及評量方式，母語教師應當要經過訓練後採納共同的教學方式。

布農聖詩

想像有一系列教會的聖詩，有人將它的文字編輯過，加上單字的解釋、句子的中文翻譯，並且做成網站在線上可以聆發音甚至歌曲，用這樣一套聖詩是否能夠成為一套族語學習教材呢？當我在幾年前得知布農族的全正文校長，曾經做了這麼精彩的一件工作時，一方



cikamata美語教室頻道。



cikamata美語教室節目。

面心裡大為讚嘆，另一方面也讓我找到了前文的答案。如果有人認真用這樣一套教材來學習時，它是母語式的學習還是第二語言式的學習呢？看起來它兩者的特性皆有，也兩者都不是。在現今搶救族語免於消失的工作中，或許這樣的教材會是我們所需要的解答之一。

語法教學

在台灣有成千上萬的學子都可以學會英

語，但是目前能夠學會族語的學生，看起來卻沒有那麼多。學生學習英語的過程，有很清楚的文法可循，學習族語時，談到語法則常常令人卻步。當我聽說布農族的洪文和老師，用他自己的觀點，編纂了一套卓群布農語的教學語法教材時，我覺得，或許這樣的教材，也是我們需要的解答之一。所謂的語法，即是語言的規則、章法。一個能夠流利使用一種語言的講說者，他所說的話一定是合於語法的，如果不合語法的話，其它人就無法聽懂。例如：中文裡說「我喜歡你」，如果有人說「喜歡我你」，那是什麼意思呢？大家就無法聽懂他的意思。同樣的，阿美語裡說，「Maolah kako i tisowanen。」如果有人說「Kako maolah kiso。」真正阿美語的講說者就無法聽懂到底他

的意思是什麼，因為後面這句話不符合「語法」，詞序和格位都不對。第二語言的教學，如果不告訴學生確切的語法規則，對於學生來說，形同是猜謎遊戲一般。告訴學生語法規則，則是節省學生2萬個小時的沉浸時間的必要方法。學生了解了語法規則以後，可以大量的節省學習的時間，當然，如果少了充足的練習，還是無法流利的講說。但是有了語法規則入門以後，對於後續的練習，絕對是事半功倍。



司馬庫斯族語文史口述。

語法之後

語言學習的樂趣在於真實的應用。真實情境裡的會話，是族語學習的重要目標。Cikamata美語教室在去年拍攝42集節目，每週一集用生活會話情境，帶領觀眾進行阿美語的學習，這裡我同樣看到搶救族語工作時我們需要的解答之一。Cikamata美語教室一開始不談語法，但是它所設計的句子裡讓觀眾自然去發現語法。「Ira ko foting haw?」（有魚嗎？）和「Ira ko kacomoli?」（有蝸牛嗎？），這兩個句子一對照，大家可以馬上知道阿美語存在句的語法，已經盡在不言中。然而，這樣的安排是有背後的思考和設計，並不是隨便拿兩個句子就可以產生有學習意義的比對，就可以成為教材。要如何節省那2萬個小時，是教材編輯者時時需要思考的。

教具的努力

原民會推動族語沉浸式幼兒園，已經有6年的光景。要落實此項工作，第一線最辛苦

在這麼多不同的教材與教具裡，不管是歌謠教學、語法教學、會話教學、桌遊教學，不管是什麼樣的教學方法，這些教材與教具的發展，都讓我們看到了背後有一群人的熱情、努力和實踐的力量。也讓我們體認到當下的努力即是真實。



的，也是實際提供原住民幼兒們語言的，就是各國所的族語教保員們。族語教保員除了施行族語的教學之外，也還努力開發著各種不同的族語教具。讓小朋友們透過各種不同教具，更有趣味地來學習族語。另外，原民會也推出有wawa點點樂、主題式掛圖、操作式教具，都受到熱烈的迴響。除了幼兒族語教具的研發以外，近年來族語教師之間也興起了用桌上遊戲學習族語的風潮。在遊戲中學習族語，確實可以讓學習的過程中感受到更多的趣味，學習起來也更有效率。

教學法的思考

前文所提到的種種教材的嘗試，教具的努力，不管設計開發者，是以什麼角度切入去思考，可以說都大大地豐富了族語教材，為族語教學添增更多元的活力。族語的保存與傳承是一件迫切而危急的事情，而為了傳承所設計的

種種教材與教具，仍然需要回歸到與教法結合。目前在族語教師之間，西方主流第二語言習得的教學法，尚不是廣為人知的。我們又不能從自己族語的特性和過去的經驗中，摸索出其它更好的教學法，對於未來族語的傳承是真正的考驗。對於第二語言教學法的介紹，即使是最簡略的敘述，也一定會超過本文的篇幅。以目前國內族語教學的狀況來說，也未必能直接延用主流語言的教學法。近年來原民會所推行的師徒制，也可能是我們突破族語困境的機會。透過師徒制可以產生許多有趣的教材，這部份目前還比較少看到，以下是幾個可能的方法：

(1) 在活動中學習：師徒在一起從事各種活動，例如：開車、釣魚、烹飪，在活動中自然會有各種溝通的需求，並且言談的內容大部份也跟眼前的事物有關，對徒弟來說，比較容易透過眼前事物的比對來猜測師父的意思，因此比較容易在語言沉浸的狀態下聽懂師父的話，產生學習的作用。

(2) 善用錄影：語言的學習需要很多次反覆，師父對於太多次同樣的重覆可能會失去耐性，因此徒弟可以善用錄影的工具，把師父所說的錄下來，事後有更多機會可以反覆觀看。

(3) 即席口譯：徒弟的語言能力，在一兩年內要能夠聽懂師父大部份的語言已經不容易，如果要開口的話難度就更高。因此，會發生一個情況，徒弟很少有機會開口，也不容易學習到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即席口譯是反過來，由徒弟用師徒已有的共同語言發表一段談話，師父在每一句話停頓的時候即席口譯。透過這樣的方式，徒弟就可以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用族語怎麼說。這個方法最好也搭

配錄影，後續才可以反覆觀看，甚至用文字做記錄。

(4) 其它語言的繪本：為瀕危語言編輯的繪本可能不多，產生的速率應該通常跟不上學習的速度。借用其它語言的繪本，或者任何圖片較多的書籍。師徒一起看圖畫書的過程中，師父直接用族語來講說繪本裡的故事，對徒弟來說就是學習的素材。師父所講的故事不一定是原來繪本的翻譯，只要是師父自己對於圖畫的詮釋即可。這個方法最好也搭配錄影。

(5) 無聲電視：師徒可以一起觀看任何語言的電視節目，但是要將聲音關掉。在看電視的過程中，師父可以針對他所看到的畫面，用族語來描述。徒弟搭配師父所說的與他所看到的畫面，就可以成為聆聽的教材。

結語

綜觀以上所說，這幾年透過大家的參與及努力，族語教材與教具的發展日趨多元。雖然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完全滿意的，有效率的方式來傳承族語，但是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拯救瀕危語言是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我們很可能沒有時間等到找到最佳的方法和策略後再開始行動。在這麼多不同的教材與教具裡，不管是歌謠教學、語法教學、會話教學、桌遊教學，不管是什麼樣的教學方法，這些教材與教具的發展，都讓我們看到了背後有一群人的熱情、努力、和實踐的力量。也讓我們體認到當下的努力即是真實。◆